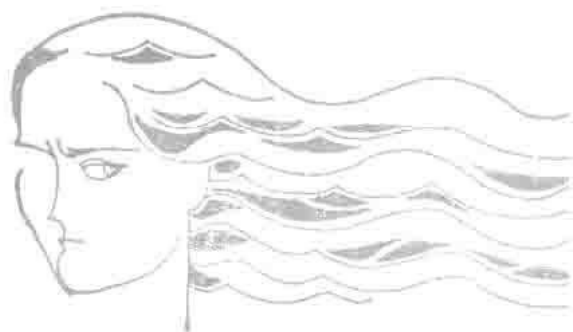




在远方

邵燕祥

邵燕祥



在 远 方

花 城 出 版 社

封面设计：曹辛之

扉页插图：林 涌

责任编辑：鞠 英

在 远 方

邵 燕 祥

*

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

(广州大沙头圆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910 毫米 32 开本 4.375印张 1 插页 40,000 字

1981 年 11 月第 1 版 198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700 册

书号 10251·64 定价 0.41 元

目 录

生活、时代与诗.....	周良沛 1
答友人——代自序.....	20

大海之什

问大海.....	22
谜 语.....	27
眼睛，我的眼睛.....	29
听 字.....	32
那 时.....	34
长长的隧洞.....	36
天子庙坡.....	38
西仓坡.....	40
云南云.....	42

祝福之什

云南花.....	46
----------	----

云南三首.....	48
云南驿怀古.....	52
怒江问答.....	54
祝 福.....	57
阿诗玛.....	60
自 由.....	62
续《泥鳅调》.....	64
边市一瞥.....	67
在车厢里写的诗.....	72
螳螂川的歌.....	74

芭蕉之什

回 声.....	76
沉默的芭蕉.....	79
瑞丽江的黄昏.....	81
灰色的黎明.....	83
思 念.....	85
创世纪.....	86
橡胶林.....	87
滇 池.....	88
生 命.....	90
小夜曲.....	92

蝴蝶之什

蝴蝶	96
阳朔	97
芦笛岩	98
初恋	101
给海的女儿	103
给穿新装的皇帝	105
给卖火柴的小女孩	107

复活之什

谢邀舞	110
一个战士的复活	113
我的需要	116
哦，大海	117
等待	119
无题	121
星	123
粘知了的孩子	124
我召唤青青的小树林	128
鞭炮	130
心中的誓词——代跋	133

生活、时代与诗

周良沛

—

听位爱好古典文学的同志讲：岑参生前已是唐代诗中的名家，可是同代人推崇的却不是后来的选家所选的“边塞诗”。到了宋，屡遭外患，朝廷偷安误国，人民要求抵抗的爱国热情普遍高涨，那时，人们在“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等诗句中找到同自己的一种特殊的感情联系，他们对岑参诗的评价，也成了后来几百年诗史上对岑参的定评。

手头一时没有资料证实这位同志讲的情况，作为一件具体的史实，可能材料不同，说法各异。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我认为没有任

何可怀疑的。

诗人写诗是这样，读者读诗，对诗表现出的爱好、选择，也不可能不受到一个时代公众普遍的情绪、好恶、趣味、情调的影响，不能不受时代精神的影响。

五十年代，评家论诗，笔下常出现“时代精神”四字，可是，不知为什么，它几乎从目前评论的字行间失踪。

这些年，尤其十年浩劫，一些美好的语言，总遭到奸污、偷换概念；所谓的“文化革命”，其中“革命”二字就是对革命最大的糟蹋。于是，有人把“时代精神”四字，接去作长官意志的同义语，作为诗的个性的对立，作为政策的诗的图解用时，它也似乎真的可以结束它的历史使命了。但是，“文化革命”的“革命”二字虽被一些奸党糟蹋尽了，我们总不能因此不要革命；同样，“时代精神”四字，也该还它本来的面目。它既含有现实主义的概念，还该包含一个时代的气氛、情调、风尚，以至于一个时代的先进、向上的思想。为了与过去的评家论燕祥诗创作的评论衔接，我还是想借用这四个字。

二

燕祥的诗，在五十年代，以它强烈的时代精神激动了许多年轻人的心；今天，再读那些诗，我还固执地认为：诗人在今天仍是一位不会老的人。

可是，二十多年毕竟就这么过去了，当年出生的孩子，也已经成为青年，成为当前新诗的广大基本读者。评论家称之为“思考的一代”。去年春天，要向国外介绍青年作家和以青年为题材的作品，有人问我有没有兴趣就此写点题为“思考的一代”的文章，我只有摇头，因为我不知道这五个字的确切的含义是什么。这代青年称为“思考的一代”，是为了与上一代年轻人欠思考作区别么？若是这两年流行了一些问题戏、问题诗，问题的提法反映了青年作家或非青年作家所描写的青年对生活的思考，那么，当年在我们也还年轻的时候，燕祥笔下的同代人为建设的需要告别广场远行的豪情，五月的夜晚，公路上滚抛着建设者在车上的欢笑声……同样是经过思考的青年，对命运的自信、对前途的乐观、去战斗的勇敢所染欢的生

命。对生活肯定的自信，决非不经思考的天真；乐观、勇敢，又是自信的必然。肯定生活决不是粉饰生活，即使写悲剧，也要让人看到酿成悲剧的原因，看到出路。遇事多打几个问号，既可以问得把问题往深处引，也可以问得对人生怀疑、或虚无，对问号的解答还用问号。

多样的人生，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提出让人思考的问题也必然是多样的，答案也会因时、因地、因人而别。三十年，世的变化，尤其经过一场毁灭文化的“文化革命”和路线的反复、失误，上一代人年轻时和今天的青年所想所为自然不会相同，可是今天这一代的思考，也决非今日已到中年的人所不思考的啊！

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位人到中年的诗人在我们当中观察生活、思考人生的诗作。

沉默了二十年复出之后，这两年，燕祥每年都发表了两千行左右的作品。一九七九年一本《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一九八〇年又是这本《在远方》。

这些创作成果，决不是单靠勤奋的“劳动

态度”得来。燕祥的《眼睛，我的眼睛》，在题记中说明他眼痛头晕，验目测定为“疲劳眼”后，诗人说：

……眼睛，我的眼睛，
你累了，是对我的惩处。
在明亮的阳光下看花，
却象一片彩色的雾，
在欢乐的日子里眺望，
却象一片泪水模糊。
眼睛，我的眼睛，
你累了，是对我的惩处。

眼睛，我的眼睛，
你累了，但不是我的过错。
只因为，我永远看不够
这个世界上的生活，
丑恶的东西虽不少，
美好的事物却更多。

诗人相信眼睛“不会背叛”，“是我用泪水把你洗净，一起从噩梦走向晴朗的人间”。

生活，毕竟是创作的泉源，眼睛看不够的世界，才使诗人的勤奋出成果。

诗苑，毫无疑问，是真善美的、使人精神向上的花园。不过能把生活看“真”，不被一些表面现象迷惑，并不是很容易的事；但是诗人相信自己的眼睛不会背叛，因为它用泪水洗净的。知道燕祥的经历，也可以从这句诗里品出不少诗学。他在长达二十年的岁月里直遭迫害，可是对一位诗人来说，避不开的灾难既然临头，也就给他留下一笔精神财富。艾青的《神秘果》说：“要是我们不知甜、酸、苦、辣，活着还有什么滋味？”人生啊，许多作家都是在不幸中认识人生的。都德好象说过这么一句话：当上帝要创造几个伟大的诗人时，都得给他们送去深重的苦难。当然，不是吃过苦的人都能成大诗人，可是大诗人怕无不经过人生的坎坷。现在的年青人喜欢问怎么才能成诗人，当然，技巧是不可少的；可是，认识生活，甚至面对着苦难去认识人生也许更不可少。燕祥年轻时写的诗，功力并不差，和这两年的作品比，却有个明显的差距，实际上，也就是对人生认识的差距。一九五四年，诗人的《中国的道路呼唤着

汽车》是很有影响的作品，二十年后，他又写了《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这不是巧合，是现实对人思想的推进，是现实给诗人一双认识历史的眼睛。开国初期，在“又象山谷又象平原的高原上”，在“穷年累月没有见过好车马的山野”，诗人提出“我们要让中国用自己的汽车走路”。虽然也说

我们要把中国架上汽车，
开足马力，掌稳方向盘，

但整首诗，基本还是写实的。到今天，诗人笔下《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的这个标题，就有令人深思的寓意了。

……空话不能起动汽车，
豪言壮语也不能铺路。
但我们难道还不能铺一条
高速公路——
有这么多的痛苦，
有这么多的愤怒，
甚至有这么多的血肉

化为我们特有的混凝土！

好一个“特有的混凝土”：凝成它的痛苦、愤怒、血肉，不正是这多年说不完的惨痛教训么？我们不是能用这些教训铺一条高速公路使祖国高速前进么？高速公路，就是正确路线。这是为祖国前进必需的条件。人到中年不是不思考，是把个人的命运托付祖国想祖国。想得很深，写得很真，虚而不假，壮而不空。艺术上，读者完全可以要求写得更细致，想得更周密；它含有一般人激情一来的急就章常有的欠考究之处，但它很有特色，是富有时代精神的作品，忠于生活，忠于人民。

先后两首诗，既可以说各有特色，也应该承认它们之间在思想与艺术上存在差距，也算时代的烙印。其实，不论生者或死者，都不可能不受时代的局限。因为，谁也没有力量可以改变社会是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今与昔，从社会发展的进程看，两者就不是站在同一阶梯上，自然不能一致。但是，作品的好坏，并不在作家描写的生活本身发展程度的高低，倒在于作家对自己描述对象在观察、表现上的思

想、艺术的深浅。从今天往回看，可以看到人（包括自己）摆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但正是这个局限性，在文学上，倒可能成为时代特性的表现，成为构成艺术的典型性所不能缺的元素。今天“思考的一代”也许因为时间的距离对上一代青年所描写的生活不理解，这是可以理解的。两个时代中间的时间距离完全可能成为前后的人在思想和艺术上的距离，但是，任何真正属于诗的诗，又只能是越忠于生活、忠于时代才越好。假若现在的青年“思考”过去的青年，说他们太乐观、自信，那是他们的生活使他们自信、乐观；若说他们太幼稚、天真，那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还在摇篮里而又让人天真的时代！

三

最近，《人民日报》发表了收进这个集子的《鞭炮》。

你知道我的人民
要过应过的生活
我的祖国又徘徊了一阵

要挣出泥泞的车辙

我不因受过骗
就总是满心疑惑
我愿诚实地倾听
我愿拼命地工作

新年将从今夜来
这是个隆重的时刻
响鞭啊，花炮啊起起落落
我不信你会再骗我

这是因为我相信人民
我的人民也相信我

诗人相信眼睛不会背叛自己，首先是自己不背叛人民，不背叛生活。他写了自己的真情，却不是生活现象的简单的再现；他的眼为泪水洗净而看得更真，却没让真实的生活淹溺在泪水里；他在表达生活的真实时，真实地现出了一个诗人对生活的责任感，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在一切的文学样式里，没有哪种比诗歌更

明显地包含着诗人主观的“我”。这点，不论你承认不承认，都是无法否认的。可惜许多主张诗歌要表现“自我”的文章，却常常回避或否认“自我”。一经成为作品，这种“自我”就必然表现出某种倾向性和社会意义。我不认为有些人对过去的灾难、今日的时弊作为诗行中的忧愤与叹息的指责都是应该的。还是要对具体作品具体分析。但是也决不能让诗的世界离开多样的人生，只有某种模式的“自我”。燕祥蒙过冤，受过苦，但他“把长长的身影留在背后，愉快地回头一挥手”，也是一种人生态度，是我们时代很有典型意义的“自我”。

时间啊，永远不会倒流，
生活却可以重新开头。
莫说失去了很多很多，
我的旅伴，我的朋友，
明天比昨天更长久。

诗人的乐观、自信，既是一个人的生活向前的力量，也是诗人看到生活本身的面容。我们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摆脱了过去的错误路线、